

# 夜光杯

那几日,手边一缸绿茶,我在屋后胡柚林边闲坐读书,读的书是德富芦花的《春天七日》。文字浅浅淡淡,写武藏野乡间的日常生活,野菜、风筝、油菜花、白蝴蝶,几乎和我生活的浙西乡野一模一样,读来分外觉得亲切。而我此时所处的地方,亦有阵阵馨香递送,正是胡柚开花时节。读书间隙,抬头去看看枝头的花蕾,一簇簇白色花骨朵拥在枝叶间,尚未到怒放时节,少数的花朵心急初绽,已然吐露浓郁的芬芳。

胡柚是我十分喜欢的水果,也是家乡独有的特产。胡柚果秋日成熟,是为乡野一景,而柚花飘香,更是我所喜欢的。早些年,我在城市中工作生活,偶尔才回乡,有一次,夜间从高速公路口出来,打开车窗,闻到一阵馨香扑鼻而至,知道那是柚花的香,那一刻深觉故乡如此美好。

此时日新西斜,柚林深处,鸟儿欢唱不歇。我回到故乡生活,已有三四年了,故乡的宁静让我欢喜。此时,鸟儿们似乎在挽留这夕阳。鸟儿越是欢唱,晚霞颜色越是浓醉。过一会儿,有一位邻居老伯路过,在门前略作停留,我便唤他歇了锄头,来喝一会儿茶。老伯个子不高,亦瘦,务农一生,是真正的农人。他的晨昏,几乎都是在田间地头度过,我见到他时,不是在稻田里忙碌,便是在柚林里干活。不知道为什么,土地上总有那么多的活儿等着他去做。但老伯说,作为一个农人,只要想做,田地里的事是忙不完的。不过,人只要在田地里,就觉得稳稳当当,心里舒服。

此刻,老伯与我相对闲坐,各捧一缸茶,一时无话。似乎我俩都沉浸在柚花香中。过一会儿,老伯歇下茶缸,指指柚树林说,这个时节,可以在每棵树中间开个小沟,这样雨季来时,这片地就不会积水了。柚树怕水淹,林间排水畅通,对树好,对果实也好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事。老伯又说,如果要施肥,可在树根主干的四面,挖出放射状的几条浅浅小沟,把有机肥倒一些在上面。有机肥,譬如说山茶油的饼渣子、猪栏稻草之类,猪栏稻草现在没有了,可以用沤过的稻草代替,铺在上面。柚树开花,一段时间花谢后挂果,如果有肥力跟上,秋后的果实就会甜很多。

老伯闲话不多,说了一会儿,又默默地喝茶,喝完茶,他就告别了。他瘦小的个子,在夕阳里向着家走去,影子拉得长长,这一幕令人感到温暖。在我们乡下,老伯这样的农人很多。他们沉默寡言,却深深懂得土地的学问。我们这些读过一点书的年轻人,自以为已经懂得这个世界很大的一部分,其实,跟老伯这样的农人一比,我们所有的,只是其中极其微不足道的丁点儿。是啊,这世界大部分的美,我们都无暇驻足,更无意观察与聆听,事实上,对于土地上的事,我们一无所知。

第二天,趁着天气晴好,我也拿了一把锄头,在柚林间干活了。按照老伯说的,我在柚树墩与墩之间的空地里,开出一条排水沟来。再过两天,我要慢慢在柚树主干四面,挖出几条浅沟来,小小地施一点肥料,以示对柚树开花的慰劳。

干着这些活的时候,我出了一身的汗。停锄小憩时,在我身边两三平方米之内,我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虫鸣鸟叫,聆听到风与树梢的吟唱,也能看到生命的无尽的勃勃生机,也闻到胡柚花的香,在风中飘荡。这是一个平常极了的黄昏。这也是一小片平常极了的柚林。此时此刻,大自然无尽的秘密,似乎正在向我敞开。太阳渐渐西斜,我心中寂然欣喜。

“老爸,我演讲成功了!真是出乎意料,还宣布我当选了学生会副主席……”一贯有点小矜持的女儿,这天特别兴奋,喜悦溢满青春的脸庞。

这是十年前的一件往事,作为女儿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节点,似乎微不足道,但取得成功背后的故事,对眼下的家庭教育仍有现实意义。

那天是星期五,我从地处嘉定城里的工艺美术校接回女儿。吃晚饭的间隙,她请求我的帮助:“能帮我写一篇演讲稿吗?学校里要派用场。”

演讲?演讲稿?这个正中我下怀的话题,似乎激发了我曾在农场时的演讲并获奖的回忆。于是,问清要求后,我从演讲稿的主题确定、写作

## 养育

雨和雨,不尽相同。在我记忆里,有一场雨,专属一个人。我38岁那年夏天,从郊区调到浦东新区工作,每天自驾私家车上下班。从家里开到新的单位,至少一小时。

第一天去浦东上班,就遭遇了一场暴雨。照理说,上海的夏天,早上六点,天色应已大亮。因遇强对流天气,乌云底下的世界,如同黑夜。只有在雷电的瞬间,天地之间才会裂开一隙白天的样子。汽车大灯照见远处红雨伞的那刻,我条件反射,摁了一下喇叭。前方,有一个撑红雨伞的人,站在清晨六点的

大雨里。雷电闪过,像一刹那的抖音符号。近了,我看到那个撑着红雨伞的人,穿着一件宽大的黄色雨衣,红与黄的搭配,经汽车灯光的渲染,令人联想起交通信号灯。又想,撑雨伞的人同时又穿着雨衣,估计是因为雨太大了,单靠一柄雨伞根本挡不住了,才又加穿了雨衣。再靠近一点,我发现那是一件骑车人穿的雨

小时候,我们住在弄堂房子里。那时,天刚蒙蒙亮,我就揉着眼睛起床了。妈已经到菜市场去买菜了,起床后,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煤球炉子从灶间拎到弄堂里。扒去炉子里隔夜的煤灰,搓去烧剩的煤球

外壳的黄灰,在炉子里用煤球核垫底,点燃废纸和劈好的柴片,等火烧旺了,再倒上煤球,顿时一股浓烟冲天而起。根据风向,我调整着炉口,让火苗能顺风燃烧、烧红煤球。有时还要用一把“济公蒲扇”对着炉口拼命扇,希望能一次性成功地把炉子生好,烟熏火燎地折腾忙活半个多小时后,总算把炉火烧旺了。然后

## 种一棵“食药” 还一个心愿

何鑫渠

泽草所生,农民忙种。虽然没有机会植树种草,但我们可以种一棵“食药”。

知道“食药”的人不多,“食药”首先是集合名词,是一类有中药功能的食物。山药、枸杞、红枣、米仁、茯苓、百合、肉桂、佛手、杏仁、芡实、赤小豆、麦芽、金银花等等。“食药”又是单一名词,它的兄弟为我们熟悉的山药。“食药”为植物中的奇葩,说是种子实为珠芽。而珠芽的种子功能更强,种子依靠胚芽发芽,而珠芽在表皮凸点处都能发芽,所以一般用它种植。由于珠

## 女儿演讲成功之后

丁汀

客厅成了临时的舞台,女儿一遍又一遍地从上场、演讲、下场练了整个过程中,我则当起了指手画脚的“评委”,还得掐准时间。

学校召开学生会干部述职大会那天,一排评委十多个,阵势威严,近距离直面舞台。女儿虽是宣传部长,但姓氏之优的即时“微恐”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她的情绪,她被排第一个。“那个紧张,只有自己有数……”此刻,我脑海里出现了在家里演练的情景,我顿时镇静下来,进入忘我的自信状态……

女儿成功的演讲或许是领悟了我的指导,然而,出乎她预料

披,雨披里的人正向我招手。雨越下越大,挡风玻璃上的一双雨刮器,如同急流中迅速划动的船桨,前脚刚刮去一层雨,后脚的雨瞬间又卷水重来,一层比一层汹涌。雨刮器形同虚设。朦胧间,我感觉这里应该是老家的地域了,那个向我招手的人,莫非是故乡的某个熟人?莫非他认出了我的车牌号?

雨实在是太大了,水泥公路的路面,早有约摸20厘米的积水。我将车停靠在撑伞人旁边时,车子掀起一拨雨浪,扑湿了撑伞人的裤管。那个人走过来,靠近我副驾驶座右侧的窗玻璃,从雨披里伸出右手,轻轻地敲打车窗的玻璃。那张被雨披包裹着的熟悉的脸,就贴在流淌着雨水的车窗玻璃上,露出一口混浊牙齿,冲我傻笑。

那一刻,我整个人都静止了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什么是她?那么早,冒这么大的雨,还顶着隆隆的雷电。

妈从菜场回来,给我们烧泡饭、准备中午的饭菜,那时,我刚读小学二

后煤球炉子升级换

## 自制煤油炉子

王云灏

代了,爸买了新式的煤饼炉子,烧煤饼了。晚上只要加一个新的煤饼,封好炉口,第二天早上就不用生炉子了,只需拉开炉门,再加个煤饼上去,一下子省事多了。但晚上封炉子是个技术活,炉门必须留条缝隙。留大了,第二天早上煤饼会全部燃烧完,火就熄了;留小了,火一下子被闷掉了,早上

邻居大伯是个技术高超的热心人,他家有工具,我就去问他借了火焰铁、焊油、焊锡和剪铁皮用的剪刀等工具。先做炉芯,用白铁皮敲卷了八根长十厘米左右

的管子,找了个大大的“梅林”空罐头盒,剪下底部,在浅浅的底部周围一圈打上八个圆孔,让八根铁皮管穿过并焊在上边。铁管的下部则焊在圆饼干罐的盖子上,八根管子中间,穿上弄堂口店里买来的棉纱灯芯,长长的棉纱芯拖在罐体里,用来吸取煤油。沿着“梅林”罐底的管芯,一里一外用白铁皮做了个套筒,外套筒上用钉子密密麻麻地打了很多小孔,作为炉芯和防风筒。

## 七夕会

意外收获却不期而至:原本这是一次作为工艺美术校学生会宣传部长

其实,我对女儿参加演讲的培训,都是出于“授人以渔”的教子原则,正是由于没给她一条现成、美味的鱼,才促成她去织了一张网。事实证明,毕业四年后的女儿,又一次接受我“要自主创业”的指点,创建了自己的手绘艺术工作室。所以,父女俩平时调侃,她戏称我为“老板”。而我在女儿碰到难题时,依然是授“网”不给“鱼”的做法:“只要坚持独立自主,人生总会有意外的收获。”

女儿闻之,心悦诚服地点头。

那个撑着红雨伞穿着黄色雨披的人,不是别人,正是我母亲。母亲脱下雨披,把它和红雨伞一起扔在雨里,打开车门,一头钻入我的车内,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上,又重重地关上车门,把哗哗大雨关在门外。

“妈,你这么早站在马路边做什么?是不是要去走亲戚?我送你。”母亲没有回答,她的左手拉起我的右手,侧着脸久久地看着我,傻傻地笑着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平静地说:“妈想你了,想来看看你。”她从汽车中控台的纸盒里,抽出一张纸巾,边擦着脸上的雨边说:“你调了新的工作,要去浦东上班。一个新驾驶员,每天要开两个多小时的车,妈担心着呢,想对你说,小心开车,不要开快车,安全第一。于是,妈就一早出来,走了半个多钟头的路,在这里等你。你爸说,这个路口,是你上班的必经之地。”

母亲抬了抬身子,解下搭肩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说:“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大肉粽

子里还是那个完整的煤饼,就必须赶紧手忙脚乱重新生炉子。于是,早晨像打仗一样,烧火、煮饭、炒菜,爸妈有时忙得上班也要迟到了。

我们那时读书放学后,几个同学会组成学习小组一起到某个同学家做作业。一天,看到同学的阿姨在厨房桌子上放了一个炉子烧点心。小小的炉子里,十几颗蓝色的火苗,呼呼直蹿,一会儿点心就烧好了。好奇心让我围着炉子上看,左看看,右看看,问这问那。原来,这就是煤油炉子。阿姨说,有时煤球炉熄火了,能用它来煮饭烧菜,救急解难。

这是个好东西,我琢磨着要依样画葫芦,自己动手做一个。

回家后,我找到了两个空的饼干罐,一个大大、扁扁的(很像现在的丹麦曲奇饼干罐),正好用来装煤油,做底座。一个高高、厚厚的饼干罐,可以用来做炉体。再用零花钱到武定西路上的旧货摊去买了点白铁皮。

最后,我把高饼干罐的底部剪掉,套在连着炉芯的圆饼干罐做的底座上。点火!蓝色的火苗呼呼直蹿。我自制煤油炉成功了。此后的早晨,万一煤饼炉子熄火了,我做的煤油炉子就能顶替上岗了,这样,早上的生活就从容多了。我自制的煤油炉子,在我家“值勤”了很多年。直到我工作多年以后,买了个新式的打气煤油炉,它才歇工退役。后来,我家用了压缩煤气罐,我又在那个高高的饼干罐上面用厚铁皮做了个炉面,还做了三个能搁锅子的“脚”,这三个脚还能灵活地翻开来,稳稳地搁上铁炒锅。饼干罐的周围开了一圈又一圈的孔洞,用作空气的流通。

最后,我把高饼干罐的底部剪掉,套在连着炉芯的圆饼干罐做的底座上。点火!蓝色的火苗呼呼直蹿。我自制煤油炉成功了。此后的早晨,万一煤饼炉子熄火了,我做的煤油炉子就能顶替上岗了,这样,早上的生活就从容多了。我自制的煤油炉子,在我家“值勤”了很多年。直到我工作多年以后,买了个新式的打气煤油炉,它才歇工退役。后来,我家用了压缩煤气罐,我又在那个高高的饼干罐上面用厚铁皮做了个炉面,还做了三个能搁锅子的“脚”,这三个脚还能灵活地翻开来,稳稳地搁上铁炒锅。饼干罐的周围开了一圈又一圈的孔洞,用作空气的流通。

最后,我把高饼干罐的底部剪掉,套在连着炉芯的圆饼干罐做的底座上。点火!蓝色的火苗呼呼直蹿。我自制煤油炉成功了。此后的早晨,万一煤饼炉子熄火了,我做的煤油炉子就能顶替上岗了,这样,早上的生活就从容多了。我自制的煤油炉子,在我家“值勤”了很多年。直到我工作多年以后,买了个新式的打气煤油炉,它才歇工退役。后来,我家用了压缩煤气罐,我又在那个高高的饼干罐上面用厚铁皮做了个炉面,还做了三个能搁锅子的“脚”,这三个脚还能灵活地翻开来,稳稳地搁上铁炒锅。饼干罐的周围开了一圈又一圈的孔洞,用作空气的流通。

子,是母亲手摘的芦箬,亲手裹的,还热着呢,一会到了单位,可以当早饭吃,还可以分点给你的同事们吃。”她像小时候那样揉了揉我的头发,“好了,不多说了,你去上班吧,记住,你是新驾驶员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
母亲离开汽车的时候,我看见了大腿以下的裤子、鞋袜全湿透了。我说:“妈,这么大的雨,我送你回家吧。”母亲说:“千万别送,再过一会,你姑姑夜班回家,她有车,会捎上我的。你快去,第一天上班,别迟到了。”

关掉了双跳灯,汽车缓缓启动。从后视镜里,我看着那个撑着红雨伞的人,正朝汽车的背影挥动着手,像一个缓缓变小的符号,终于淹没在一个雨夜里。

这场大雨,伴着后视镜里那个挥之不去缓缓变小的身影,长了脚似的,一直跟我到单位的停车场。

这场大雨,和那些夹杂着雨声的熟悉乡音一起,长了脚似的,一直跟随着我,如磅礴母爱,给我力量,伴我一生。



枝头荔枝红

王文明作

